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錯論語子路問政

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曰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

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揚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

篇凡二十有三章曰趙氏分六段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巳一章言德亦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

曾西之友蓋二章言義以行焉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妨也

苗聖人量時賢者首論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

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皆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惠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濟大四端充

橫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有善惡禍  
福之來隨行而作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之志初為大人  
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之志初為大人  
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心老公  
孫姓五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曰正義曰自魯國之慶  
父之後有孟孫氏也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國有王  
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矣皆  
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  
以公孫為氏春秋公孫無駟卒於魯公孫無駟命以字為氏  
於衆仲對曰曰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孫命以字為氏  
杜預曰諸侯之子無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三  
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子後為氏也公孫丑其  
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公孫丑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言公孫丑  
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  
感誠甚是也論語第十一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  
曰無倦集注論語者曰其問政故以禮答若此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仲之少亦以國其  
人而顯其善而後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借與也如使夫子得當路於孟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

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化乎或問平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就

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艱然慍怒

猶向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答

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父如彼功烈

早西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

此之甚也

我願之乎

孟子心悅而後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

曰管仲

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

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

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感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

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入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

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以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耳文王

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未耕

之屬待時三豐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sup>○</sup>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士民以足矣不

更僻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

飢者食之為美渴者飲之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無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

也疏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為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魯

也

齊國則管仲晏

子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  
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  
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  
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  
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  
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  
為百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  
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幾管晏二  
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果則弟子之感德其者公孫丑  
子意在幾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  
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言蓋公孫丑自稱為孟  
也且以夫王之德百年而後用猶未洽於天下武王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王不反法與者公孫  
今且以夫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如之百年  
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必給其德及武王  
績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  
是則文王不與以為之法與曰文王自可富也武王  
丁賢聖之君六七十歸德父矣矣武王之言又言文  
侯自天子猶遠之寧心至是以難也武王之言又言

言也言曰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  
被民也又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  
難變也是以武丁剪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  
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  
武丁未父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  
者孟子又言自魏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出嗣續之  
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  
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  
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然而  
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  
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  
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  
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  
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  
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洽其封畿皆方  
室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

焉狗吠相聞而廣達乎曰竟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  
已其間雞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地亦  
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足以矣又其  
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爲政而王之入莫能禦止之也其  
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  
未有如跡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  
有如極其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  
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疾又過於置郵而傳  
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責說  
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國行  
政而民困則民皆曰然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索也  
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索也  
者孟子又言故於富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  
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爲  
如是也○管子曰晏嬰○正義曰管子曰吾先子之孫及子路  
莊公八年○管子曰晏嬰○正義曰管子曰吾先子之孫及子路  
及堂阜而仇之歸而以告曰管子曰吾先子之孫及子路  
地社註云堂阜齊地西北行夷吾直成曰鞠叔解與吾縛於

武又云高○齊卿高敬仲也言管子治國理事才多於高  
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  
交周註云謚焉平謚法曰去治而庸省曰平案左傳文公  
是晏○管子之子也相齊景公○註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  
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孫也其  
子長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  
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  
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豚豚  
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  
子云蹇然猶蹇蹇者語云蹇蹇如也馬註云蹇蹇恭敬之  
○註蹇然猶蹇蹇者語云蹇蹇如也馬註云蹇蹇恭敬之  
即愠怒之色也○註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  
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爲高宗云從湯  
以下賢聖之君六七十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  
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  
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  
甲大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乃立太丁  
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  
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  
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般道衰諸侯或不不至已崩弟太

戊子... 復與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  
于... 乙丑乙立... 崩弟沃甲立甲崩子帝  
祖... 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立甲崩  
况... 祖甲立... 崩弟沃甲立甲崩  
子... 祖甲立... 崩弟沃甲立甲崩  
崩... 弟沃甲立... 崩弟沃甲立  
復與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  
曰釋名云鑑其大鋤也... 註云鑑基田器束邦之屬○正義  
土... 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見者致築  
方... 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  
作... 之與水昏正而我註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  
而... 與水昏正而我註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  
門... 道橋城郭墻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信公二十年云  
凡... 啓塞焚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  
此... 司我婦子監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正公孫丑問曰  
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  
全如此則動心否乎

用此言位輔君行也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  
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  
敢...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  
行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 丑曰若此夫  
動心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 丑曰若此夫  
過孟賈遠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 丑曰若此夫

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未四... 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  
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  
未四... 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

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  
寬博獨夫被褐者屬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



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也

耳非勇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一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

子弟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

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

志所繫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哀樂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氣閉則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趨者相動今夫

乎長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言我之所自也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且問之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言此一至大至剛正氣也

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於德教無窮極也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見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

以止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弥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靈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

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饑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集難也密聲取敵曰龍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於內而出入止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我故曰

小者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

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二義之事必有福在其山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其甚也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子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援挺拔之欲取長也病也甚也然罷倦之貌

其人家人也其子播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急福者必有善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天下人與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無益舍置仁義不為善是由農夫在

天不復去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止而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急五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

何謂知言丑謂知言

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知其所欲辭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對辭也孟子

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子答曰言往者子貢孔子

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肢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

也體者得四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體小敢問所安且問孟

也比聖人之體微小且體以喻德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

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其非

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何事非君何

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

民者何傷也要殺為天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父則父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父留昏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少言我心之所

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寺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

然而曰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

等乎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

敢問其所以異且問孔子與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何其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言三人雖小亦不至何其好足以知聖人汙不至也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宰我名也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見其制法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諺聞其雅

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舜也亦有若以爲萬世

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矣過於孔子者也三子

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三子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若此三人

遇故果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疏

謝在其行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疏

子加齊之知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

行勇則不歸心養氣順道無功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備

得行隨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若長公

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道雖曰用此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者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曰若謂我年至四十之壽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者孟子曰是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實之勇士也曰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實之勇士也曰是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實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是過之地言告子之要

以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者孟子曰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曰不動心者孟子曰至孟施舍之責勇也曰有也此官職之養勇也以至又不如守約也者此皆孟子善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此官職之姓名與子夏姓上名商字子夏也為孔子之徒也言此官職之養勇人刺其不為德也人刺其目不以目捷而物於抄而者之獨夫亦不受囑於萬乘之君也

若則彼獨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應聲加之已加以

者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勝可以勝也後地而

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此思也一與之士也

者也抄自稱名曰舍宜能為必勝其敵也

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如見也孟施舍養勇其勇也

子此官職養勇其近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也

而要約也嘗曰以守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行之

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見之也此官職養勇見於行而多

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為已有藉於小人之德教人以事

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

子夏但以粗迹此比之耳見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

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勲與舍之養勇

又未知誰以為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能與舍之養勇

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夫

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於夫子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

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得寬博之

不以小恐憚之而且亦大恐焉曰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

河澤之威故雖千萬人之眾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

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  
也言此則顯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  
其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  
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可得聞與者公孫丑曰又問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  
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  
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  
其不得於心者也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  
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  
子之言之可也如人南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  
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它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  
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也  
告子非得其六金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之  
所以帥氣而行之也氣帥而行之也帥氣而行之也帥氣  
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  
行之氣帥者但唯志是帥也所以又言志帥氣也

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  
行之氣帥者但唯志是帥也所以又言志帥氣也  
豈非志帥氣也哉夫志帥氣也志帥氣也志帥氣也志帥  
於志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  
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  
夫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  
如之何也曰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  
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  
今夫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  
氣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  
無事又有所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曰我知言善者善  
才志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也帥氣  
者孟子吾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也能知人之言  
識

其人備之所需我又有浩然之氣也故曰  
其大氣者公孫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孟子答公孫丑以為浩然之氣難以言說也蓋道  
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直道不  
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也與道無  
道無是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也與道無  
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則與道無涉也蓋道  
也此氣合諸善之用則剛直動莫不由之謂道故  
至為難至為難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天之  
又若其為氣也則與道無涉也非養而後出與  
之於心而存於身也存者有也行者有不善於心  
則其氣必弱而行如有所礙不足於心則其氣必  
于身而結於心也蓋此氣者乃心之氣也心為身  
之主身為心之主也心氣一也身氣一也乃曰告  
未嘗知其為氣也又不思其為氣也蓋此氣者乃  
必有其氣也而勿正心則其氣必弱而行如有所  
仁義之事必有所礙在其中矣而不可也

行仁義也止在其心於為福不及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  
生之在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  
斯亦集義之所止非有義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  
上心勿忘勿助也又云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  
而後乃正心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及  
而助之則已斯則先求而後行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  
仁謂之德也則仁之在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  
無若成人然則仁之在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  
苟欲求得其仁也則仁之在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  
人然則仁之在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其在常存而不忘也  
日抄難備其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助苗長而無害則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往至而無害則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不若助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也以其為善無所益而害去之者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苗者也助長是若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其苗也  
成善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丹牛閔子顏淵雖善言而  
得聖人所以行故教子者但為孔子之高弟也  
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矣公孫丑  
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  
也孟子曰其不也居聖故黨而言之也又言昔者  
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曰曰聖則我  
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曰曰聖則我不可  
學不厭飽教人不倦也子貢曰天學道不厭也  
也以其習足以及物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  
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  
既矣以聖矣孟子曰言也故再言長何言也昔者  
聖矣以聖矣孟子曰言也故再言長何言也昔者  
張皆有聖人之體也故再言長何言也昔者  
自講故言我往其全才舟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也孟子言此是宜也於前南夫子既聖矣乎曰  
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子  
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  
曰始會是者

孟子言且置去是我之類比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者丑見  
孟子言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石可此何如曰不  
同道者孟子曰吾之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退伯夷也若孟子求其  
所好之君則不事事之君則不使治則退伯夷也若孟子求其  
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其  
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  
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  
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天下治亦進而  
可以進則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天下治亦進而  
為仕則進而不仕則退也孟子曰君子之於仕也  
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也古聖人也吾夫麻有  
為速是孔子所行也孟子言此數者皆古聖人也  
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古聖人也  
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  
仕而不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  
無可無不矣故於孫丑見孟子之言之始夷伊尹又言  
於孔子若不可矣故於孫丑見孟子之言之始夷伊尹又言

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謂之曰伯夷伊尹孔子也者孟子  
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  
答之以為否不齊等也自其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  
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者矣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居之則  
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矣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居之則  
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曰則此三人有同者矣曰有得百里之  
地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服見天子也然則行一不義之事  
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此三人有同者矣曰有得百里之  
其它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長則同曰政則異曰刑則  
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我子貢有若曾足以知聖人不至阿其所好三不有曾曰曰  
孔子也者此皆孟子以知聖人不至阿其所好三不有曾曰曰  
與子貢有若三若其有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  
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其所好三不有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  
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而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子觀矣孔子其賢過於堯舜矣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道難故以難易為言也又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一特之功也孔子善述五經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故以功為言也孟子又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道者其自生民而來至今未  
有無有能遠其孔子之道者其自生民而來至今未  
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  
有若夫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大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  
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為之  
王丘垤之中以太山為之尊行潦之中以河海為之大人民  
之問以聖人為人類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不類也以  
其出乎民人之類而超拔乎眾萃之中自生民以來所以  
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  
異於伯夷伊尹者也孟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十強而仕○正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老而衰六十曰老  
耆指使七十曰老而衰八十曰強而仕九十曰老而衰九十  
註孟賈勇士也○正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人齊孟賈之類也○正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云此官也○正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編案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  
焉孟捨舍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云捨亦未詳



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  
馬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  
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  
已德不加於彼而往服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  
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也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  
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火國之力而假以仁義  
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以把持諸侯之權也故必有三不  
以德澤而為仁政者乃能為之湯但以其德澤行仁政於天下皆歸仁者  
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以其德澤行仁政於天下皆歸仁者  
但以其德澤行仁政於天下皆歸仁者  
大國而為之也湯以其德澤行仁政於天下皆歸仁者  
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雖面從而心服也然亦非是心服  
之也必以德服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非面從而心服也  
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心服也然亦非是心服  
西自東自西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謂大國之德澤  
有聖之德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也蓋謂大國之德澤  
亦王之德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也蓋謂大國之德澤  
武王於諸侯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曰此蓋謂大國之德澤  
服者孟子曰仁則樂不仁則學今惡學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辱惡處子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六國必來畏服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真知道乎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詩於國鳴鶴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枝也言此鳴鶴小鳥猶向先及天

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於君曾不如此焉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情敖遊不恤政

刑是以見侵而不能  
匪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雅詩大

王之篇亦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  
大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太甲言天之

宗維維宗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  
自巳作孽

若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

白巳不尊在天當於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祭不仁則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

則國昌民安享其樂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

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有取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

是若疾惡其濕汚而以居其甲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

如責美而專士賢者在也而責其言今之國君如能疾

責其言則賢者皆其官也而責其言則不賢者皆其

其有德也所以專士者其官也而責其言則不賢者皆其

於德行者也所以專士者其官也而責其言則不賢者皆其

故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昔言今國家間暇無

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

云迨天之未隕雨儼兮桑土至達於海之者自迨天至或敢

侮予蓋詩亦國鳴鶴之篇文也言此鶴鳴小鳥尚知天未

雨之前而彼桑根之皮士以繩線繫戶喻人君能於間暇

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政則今此下民誰敢侮乎大國必

蓋以天之未隕兩國家間暇之警也儼彼桑土細絲繅戶明

其政刑之警也八此下民或敢侮乎大國必畏之警也

九九百廿九

孟孟三下

三

名也言大五言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已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君修德以消去者是天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凡此詩所引之篇正義曰鷓鴣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毛云鷓鴣未也追及也徹刺也桑土桑根也鷓鴣之巢也毛云鷓鴣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前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道常也王既甲至不可淫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大甲成湯自來也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道常也王既尹於之於桐宮桐宮三年梅過自責及善伊尹死於太甲而授之政大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之德於太甲訓以褒大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雍雍維善案文記云武丁也武丁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天下咸歸武丁前祖乙嘉武丁之先

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案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慢頭立二卜七年變或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則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神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丁之子也武丁立為帝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謬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濱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後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後美

人者無無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關畿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畿畿服耳不在畿出



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畿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  
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措畿三制謂文王  
以前也文治岐關畿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耕者助  
以乘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助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  
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  
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諸

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  
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牽動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何能以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

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  
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  
不得而子其故夫授事非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

也孟子曰尊賢使能者任使能者後於  
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雖尊賢者任使能者後於  
才在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而願立其朝廷矣而

不征法而不履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言市  
廛無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  
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財於其市矣關畿而不征則

天下之來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讓其異  
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眾皆悅而願  
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於  
其野矣者言耕田者宜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老不

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天  
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言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天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而事之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  
未之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也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  
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無怨之矣鄰國雖欲動率其民  
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不至於今未有能濟成  
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無怨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  
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  
此則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為敵者也既無  
敵於天下者名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  
為天更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墨者一夫所受之  
宅也星者一墨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  
以教為王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民  
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民以其遠土而無知者也此三子云  
野云野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云曰尊賢使能則位者以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  
道者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  
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也故曰夫使能則行而敏速立而絕  
眾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註墨市宅至  
墨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墨而不稅者案鄭註云墨市物

鄭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註云周禮載師云宅無稅者賦  
者掌任士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正義曰  
所以言宅無稅也○註言古之設關至稅稅之也○正義曰  
云王制曰古者關畿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集  
鄭註云畿異服畿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  
賦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  
澤之賦九曰邦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  
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畿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飢荒也○註  
疾疫死二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虐天昏無關門之  
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許祭不得令姦人出入也○註周禮  
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里布者布  
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賣絲布  
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墨人職掌斂市  
之次而備而質布罰布墨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  
說也鄭曰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  
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古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  
者猶出天稅家稅也夫稅者古賦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六十一 孟子卷之三下

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

下易於轉九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也小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買思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仁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也為之怵惕者而然也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為善自賊謂其君不能者賊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困

其君者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也欲  
死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各得利在於人死也故也  
修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武曰天

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見仁道首又安得為之雪乎不仁不知智無禮無義人  
役也若此為人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其事而恥如恥之莫如  
為人如其則不為而為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射  
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之疏孟子曰至及求諸已

章言各為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取為人役  
若居仁治術之思勿為天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國  
哉至故術不可為學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  
於國哉其所以不仁於國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  
其心於作矢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人也作函之人  
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傷害於人也作棺  
之人其心於作棺之時惟恐不固也此孟子所以於此  
人擇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於  
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也甲是也所以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  
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之  
有足以及有知故也莫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  
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  
道是也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  
彼得也尊爵也安宅也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奪之  
賤是也尊爵也安宅也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奪之  
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  
事有取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也夫天  
仁則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為道也  
仁則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為道也

為而不自不為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役也至莫如為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役也知釋術而取為人所役而取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為仁也則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也然則則亦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矣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心猶之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矣孟子曰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自耕稼陶漁以

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順人

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皆取人之善而從之

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也孟子曰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焉聞善言則拜者孟子

言子路之為人有人有信之

過大焉之為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也

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善也

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己之善亦猶

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

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也自

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釋舜取人之

以有過則喜焉

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

樂取於人

以為善

皆取人之善

而從之

故曰莫大乎

與人為善

也孟子曰子

路入告之以

有過則喜焉

聞善言則拜

者孟子又言

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魏魏者案論語有云魏  
魏乎其有成功孔註云功成化隆高大魏也○  
及其陶唐者○正義曰此孟子曰伯夷非其言不事  
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國一而隱居者也

而三著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肖就已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也

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在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夫也姓展名禽字

與之偕而不自先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

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曰也

孟子言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

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魏魏者案論語有云魏  
魏乎其有成功孔註云功成化隆高大魏也○

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國一而隱居者也

而三著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肖就已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也

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在

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夫也姓展名禽字

與之偕而不自先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

疏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曰也

孟子言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

則不與為友。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其非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污於已也。推心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污於已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卒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以不就為繁也，胥繁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與小官至是。不骨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君，污君濫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己之賢。下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為之爾，我為之我。雖袒跽糞其身體，於我身側，而又安能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儷而行，但不失己之正心焉。率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是以不去為繁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合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恭然狹隘與不恭，雖是井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曰用流行之也。○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下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而齊，取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見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為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注：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惠，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注：云：士師，典獄。鄭云：亦云然。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